

编者按: 2023年, 区文联及区作协紧紧围绕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精华区建设和推动建党、抗战、新中国成立三大主题片区协同发展的重点任务, 以及丰台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, 与北京作协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相关区作协合作开展了“山河永定·丰宜福台”主题征文创作活动, 约请区内外知名作家到我区深入调研采风, 形成一批优秀散文作品。本报陆续刊登部分作品, 以飨读者。

碧水清流写画卷



永定河丰台段水岸森林景观 刘平 摄

我从小在河边长大, 家乡的那条小河装下了我童年的全部乐趣。如今人到中年, 假如一段时间不去河边转转, 就会莫名地焦虑和烦躁。

对于这种现象, 我曾归因于自己渐行衰老的缘故, 古诗说得好, “少年乐新知, 衰暮思故人”, 只不过我思的不是故人, 是少年时的情趣和环境。虽说自己离暮年还有段距离, 但心境和人际交往的圈子已向暮年进军了, 懒得再去接触新鲜事物。水边是我熟悉的环境, 在熟悉的地方待着心境放松, 心情也就回归了一份纯真, 回归了一段今昔互映的时光, 所以也就治愈了我焦躁不安的症状。

我常去的地方是永定河边。参加工作后, 我在丰台安了家, 对于丰台的诸多河流, 我最熟悉的是永定河, 其次就是水衙沟和凉水河。永定河自西山流出, 如绿色缎带横穿丰台腹地, 在这里河面旖旎婉转, 忽而气势恢弘, 忽而娇柔纤细。从上至下, 园博湖、晓月湖、宛平湖一脉相牵, 晓月湖地区的最大水面更是达到500多米宽, 不仅成为人们滨水亲水的重点区域, 还成为了北京地区举办一些水上赛事的重要场地。宽阔的河面与八百多年的卢沟桥、三百多年的宛平城相依相伴, 曾经消失多年的著名景点“卢沟晓月”再度恢复了昔日风采, “皓月、碧水、名桥、古城”的岁月静好让人流连忘返。

河东岸的晓月郊野公园、绿堤公园, 再加上河西边的园博园, 已成为永定河流经丰台段的最好戏水乐园。公园与湖泊相映相牵, 铺排出一片片优美的动人画卷, 不管什么时间, 只要在河边走上一走, 就是一种美的享受。阴雨天, 这里雾霭蒸腾、烟波浩渺, 让人仿佛到了烟雨江南, 又似进入仙境般若梦若幻; 丽日天晴时, 碧水蓝天连成一片, 水中月、河上天缠绵缱绻, 让人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天, 哪里是倒映的景。经常还会看到许多大鸟在水面展翅盘旋, 看着它们自由飞翔, 不知不觉间就会神情归一, 觉得自己和它们融为一体, 随着它们的身躯上下翻飞了。

刚认识永定河时, 是在2000年以前, 那时的它既没有水, 也没有河的样貌, 到处荒草丛生、沙石裸露, 平缓的地方多处被建成了高尔夫球场, 我以为它是一条干涸的人工渠, 一问才知道它竟然是北京的母亲河, 而且还是丁玲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中著名桑干河的下游。看着这样的母亲河, 心中不免涌出草长莺飞河已干、空留历史思念的惆怅。虽说有遗憾, 但有总是聊胜于无, 对于喜欢大自然的我来说, 在缺少土地的都市中, 能找到这样一个去处, 无疑已是最佳的选择了。从那以后, 我经常去河道里游玩, 挖个野菜, 捡块石头, 一石一景一境界。

2015年, 我在房山区工作了半年, 每次经过永定河时, 看着它干涸的样子, 心中那股灰色的惆怅还是挥之不去, 想着它之所以变成这样, 有环境变化的原因, 也有人为破坏的因素, 一条流淌了几千年的河流没有了河的尊严。

这几年当我再次走近永定河身边时, 我被它崭新的面貌震惊了, 它竟然全线通水了, 而且河两边还建起了亲水公园, 一部分河堤保留下原始的自然风貌, 没有被统一成标准的绿化带, 因此一些植被被保护下来, 让我每在它的身边行走一次就能认识一些新的品种, 看着那些亲切的曼陀罗、苍耳、茵陈、石文竹、野百合等植物, 我就莫名地兴奋, 它们的叶片、花期、种子各有不同, 禁不住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 让不同物种各有各的特征。

其实认识水衙沟要比永定河还早, 那时我在东城上班, 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就是途经郑常庄、青塔、沙窝村的一条又挤又窄约莫七八米宽的路, 也就是西四环的前身。每次只要是上下班时间, 经常一堵少则半个小时多则一两个小时。进出岳各庄农贸市场的人和车非常多。水衙沟就在农贸市场的北侧、郑常庄公交站的南侧, 它不是很宽, 但臭味却很不一般。后来西四环被修建成了宽敞明亮的大路, 缓解了拥堵情况。修建西四环路时, 在水衙沟与西四环路的交会处做了地下暗河处理, 明面上没有了水衙沟的痕迹, 再经过那条路段时, 也就闻不到臭味了, 至此也算是和水衙沟失去了联系。

大约五六年前一个周末, 我沿着家门口的路一直向北散步, 走到了万丰公园, 在公园的北侧看到一大片荷花, 走近一看, 原来是连成片的几个小湖, 其中一处较大的湖面上修建了栈道, 有很多人站在栈道上近距离地欣赏着荷花, 那一朵朵娇艳欲滴的荷花, 有的正在含苞, 有的在怒放, 有的已掉落一二花瓣, 青翠的莲蓬露出了小尖, 更具一种别致韵味。荷花湖的东边是一大片芦苇, 看到牌子介绍, 才知道它叫靛厂湿地, 是万丰公园利用水衙沟的水建成的一处湿地公园。如此美丽的地方, 让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和昔日那条臭烘烘、淤满黑泥的臭水沟关联起来, 可它真真正正就是水衙沟的水滋养而成。围着湿地转了一圈, 发现面积还很大, 我又沿着水面向西逆流而上, 竟然发现它真的和水衙沟相连, 而且水衙沟的两岸绿树掩映, 沟内清水潺潺, 再也没有了污水浑浊、垃圾成堆、臭气冲天的状况。看着涅槃重生的水衙沟, 不得不对它重新认识了一番。

水衙沟起源于石景山区衙门口村, 是一



条雨季行洪的区属河道, 全长6.78公里, 流经丰台境内长度为6.39公里。2004年至2005年, 丰台区水务局对水衙沟进行了彻底的清淤治理, 治理完后, 引入了吴家村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, 并且安排专人全天候对河道进行巡查和管护, 同时还对河两岸的环境进行了重新布局, 种上了成片的观叶赏花植物, 把水衙沟打造成了一个九曲回旋、生态植物环绕的美丽景观, 成为丰台区首条清水生态河, 沿河而建的花园式湿地公园, 已是周边百姓休闲健身的好去处。在“2021年度北京市优美河湖”评选中, 水衙沟成功当选, 如此看来, 算是实至名归了。果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! 禁不住让人赞叹。

水衙沟有了新的生命, 水衙沟的蝶变只是丰台区实施水系治理的一个缩影。进入21世纪后, 丰台区实施了系列水资源修复工程, 复苏河湖生态环境, 维护河湖健康生命, 充分展示河道魅力, 营造人水和谐氛围, 为辖区居民打造亲水宜居生态家园。

对于凉水河的印象来源于我的两个同事, 有一位同事家住凉水河边, 她和我一样, 小时候也是经常下河摸鱼捉虾, 有一次竟然还在河道里捡到了一块漂亮的小石头, 那是一块类似孔雀石的浅蓝色鹅卵石。在她这块小石头的吸引下, 我也惦记起了凉水河, 也想着去那里捡几块小石头, 结果她却打消了我的念头, 因为凉水河不产石头, 她能捡到那块石头纯属偶然。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

凉水河成了一条臭水河了, 沿岸人们都不敢再开窗户了。听她这样说, 我只好放弃了去凉水河找石头的愿望。

因为工作原因, 前两年我采访了另一位同事, 他是一位社区民警, 在和他聊天中, 得知他是凉水河的当班河长, 他带着一群志愿巡河队员, 在做着公益事业, 守护着凉水河, 我诧异一条又脏又臭的河有什么可守护的。对于我的质疑, 他没做过多解释, 而是领着我到河边转了一圈。

当我见到真正的凉水河时, 我被它的美丽征服了, 凉水河道中水草丰茂, 鱼虾悠闲, 蛙鸣声声, 鸂鶒芦苇连成了片, 还有野鸭、鸳鸯等鸟儿正在水中嬉戏撒欢儿。河两岸绿树成荫, 沿河而建的景观带、文化园、休闲区, 成了居民家门口茶余饭后纳凉休闲的最佳乐园。原来在2013年, 凉水河综合治理全面启动, 经过污水截流、清淤除臭、水下生态工程系统修复, 凉水河重新变成了清水河, 天蓝、地绿、水净的宜居家园重新回到了居民身边。



2022年实施的“点靓凉水河”行动, 以“执青绿妙笔、依凉水生花”为理念, 集中解决滨水生态、滨水慢行和滨水文化三大核心问题, 不久的将来, 凉水河边将会建成“水街”“水埠”“水上森林”等景观, 同时开通游船航线, 开辟桨板、皮划艇等项目, 形成“沿河奔跑、活力水街”的城水界面, 为辖区居民打造一个全方位的服务休闲娱乐区。届时, 美丽的凉水河将会带动沿岸人民, 向着美好幸福的明天大步飞跃发展。

有了对这三条河的认识, 不用再去看其他河段, 也能猜到这些年来丰台河流发生的变化。丰台水系发达, 区域内大大小小40多条河道, 如今每一处都脱胎换骨, 换上了春日繁花香两岸、夏日绿荫遮燥天、秋日沿河结硕果、冬日滑冰新乐园的崭新容貌。今天的丰台人民和过去相比, 生态观念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真正认识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, 开始爱护环境、尊敬自然, 这是思想认识的进步, 也是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具体实践。

感谢这些河流, 再次恢复生命, 奔流不息的容颜, 让我在心灵上又回归到童年的快乐和享受中, 心性回归, 精神有了得以安放的家。虽然我没有那些名家编排汉字的能力, 也没有丰富联想的大脑, 有的是直直的眼睛,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, 但我却很愿讴歌它们, 讴歌这个时代, 其实它们不需要我的赞美, 它们更需要我们的珍惜和关爱。

虽然水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, 当它们咆哮时, 给人类带来的破坏不可估量, 但当我们充分认识这个问题时, 未雨绸缪, 大兴水利工程, 挖河修堤, 筑坝拦洪, 不心存侥幸, 即使不可能全力避免, 但总能减少次生灾害的发生, 不要等到洪水到来时才才悔恨。上善若水, 随物适形, 因势利导, 它们自然就去了该去的地方。因为水是世间最好的笔, 只要我们尊敬它、爱护它, 它既能滋润万物, 又能写出美丽的宜居画卷。

■ 来源: 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/郭秀景

《丰台风情咏》 诗歌选登

京华杂诗

张安保(清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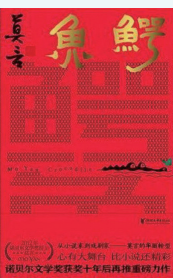
南西门外花之寺, 云锦缤纷尽海棠。
不记何人亲手植, 料应历遍几沧桑。
来源:《北京风俗杂咏·石樵先生遗诗》
【注释】
南西门: 即今之右安门, 俗称南西门
【作者简介】

张安保, [清](1795-1864) 字怀之, 号石樵, 又称叔雅、潜翁, 江苏仪徵人。博古工书, 铁笔法渐派, 诗饒唐贤矩知, 著味真闲诗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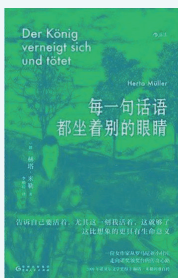
遇“荐”好书

无论世界如何变化, 阅读总能让我们重拾内心的力量, 直面生活的起起落落。为大家精选50本年度好书。希望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“找到生命的拉手”, 走进下一个春天。



《鳄鱼》

作者: 莫言
浙江文艺出版社·可以文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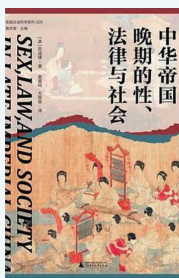
《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》

作者: [德]赫塔·米勒
后浪/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《太白金星有点烦》

作者: 马伯庸
博集天卷/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《中华帝国晚期的性、法律与社会》

作者: [美]苏成捷
广西师大出版社·大学问



《法律的悖论》

作者: 罗翔
果麦/云南人民出版社